

我当乡医的那些岁月

1969年,我作为知识青年插队下乡,恰逢时代浪潮,有幸加入乡村医疗队伍,成为一名基层乡医,也就是当年乡亲们口中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,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。我所在的公社,方圆数十里仅有一所公社卫生院。就是这样一所卫生院,不仅承担着全公社防病治病的重任,更是培养本土乡医的摇篮。我的乡医生涯,从这里正式开启。

平日采购药品,要搭乘顺路船只前往镇上、县城的医药公司;遇上村民急症急需用药,便只能自己肩挑扁担徒步运回。那时候的乡医,药品按进价收取成本,伤口包扎、打针注射、上门出诊一律免费。正因这份朴实初心,大队卫生室的工作深得社员乡亲们认可与信赖。

乡医的日子从来都不清闲。每到农忙时节,我就要往返于各个生产队之间,在田间地头就地为他们问诊施治。日常接诊多为常见病、多发病,遇到危

重病患便及时转诊,有时还要一路护送;遇上农药中毒、触电溺水、毒蛇咬伤等突发险情,也要随时挺身而出、现场施救。

当年的乡医并非完全脱产,同样要轮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常常深夜冒雨出诊,归家时天已拂晓,第二天依旧照常坐诊巡诊。乡医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,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,药箱更是常年不离身。那时农村多为泥泞土路,出行全靠步行跋涉,每逢刮风下雨,出诊归来常常满身泥水。盛夏夜晚走田埂,草丛里常有蝮蛇蛰伏;穿行乡间竹林,要提防竹叶青;途经农家院落,还得留意看家犬。

回望乡村医疗的沧桑变迁,心中感慨万千。岁月流转,一晃五十载悄然逝去。

那段知青从医、扎根乡土的岁月,已然成为过往流年,但当年做乡医的奔波辛劳、行医点滴与乡土温情,却沉淀在心底,成为我一生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。

山黎明



图据AI生成

五月吟

榴火初燃照眼明,
南风拂野麦青青。
蛙鸣池畔荷钱小,
蚕老枝头桑葚盈。
戴笠农人耕晓月,
趁晴山鸟啄残樱。
莫嗟春去芳菲歇,
且看秧针绣绿坪。

陶经建

访陈望道故居与李祖村

板桌油灯事每温,
笔床茶灶旧观存。
依稀暗夜寒窗亮,
感受原乡望道恩。
蘸墨尝甜真理味,
聚焦溯往小康源。
宣言本色犹千古,
分水塘连李祖村。

许学刚

告别骑自行车

我学会骑自行车,是在上世纪60年代读高二那年。在念初中的大弟扶持下,靠着租来的自行车,在古老的沪杭公路上慢慢摸索,终于掌握了平衡。那辆自行车每小时租金一角五分,在那个自行车还是稀罕物的年代,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。

学会以后,我便爱上了骑车。它不仅代步,更提高了出行效率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计量所工作,与一家玻璃仪器厂搞技术协作,厂方借给我一辆自行车,上下班骑着它来来往往,别人都羡慕极了。逢休息日或傍晚,我也常骑车出去兜风,活动身体,放松心情。

那些年,自行车承载了太多记忆。前面的横杠上坐着年幼的儿子,往来于学校和家里;周末妻子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,一起去她娘家;车兜里装载着从超市匆匆带回的蔬菜货品。2013年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,我骑车去海宁化工厂旧址,看那支19米高、我亲手设计制作的避雷针。后来我隔一段时日就会骑车去看看,那是在化工厂工作过的“纪念碑”。风吹日晒,穿街过巷,自行车轮转过,是我们一家人的寻常日子。

可如今,我要告别它了。今年国庆回海宁老家,儿子看到姨妹借给我的那辆自行车,认真地对我说:“爸,您已经79岁了,眼力不好,身体也不灵便了,再骑自行车危险性很大。老年人乘公交免费,既安全又方便,何必招风险呢?”我答应了他,过几天就把自行车还掉。

那一天下午,我骑着那辆车去姨妹家归还。人骑在车上,心里却思绪万千。断断续续骑了六十多年的自行车,如今要彻底告别。某种意义上说,我这一辈子就像骑自行车一样,上上下下,颠颠簸簸,一晃眼就过去了。

从姨妹家出来,外面的太阳光特别明亮。告别自行车,对于老年人来说,也许是卸掉了一份风险。但对自行车的怀想,既是留恋,亦动人心弦。

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但黄昏时的晚霞,也很美丽。

周亚平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龙井花香

暖风拂面兆祥光,
西湖龙井满径黄。
诚邀四海八方客,
同游胜景醉花香。
皇甫林

吴弄老屋

千根柱子百间房,
黛瓦粉墙翰墨香。
古宅民居辉日月,
传家礼仪万年长。
叶樟达

麦花

麦花黄白细无姿,
开在田家未觉时。
小小何须人解意,
千重穗上看丰期。
寅安